

凋谢的荣耀

——美国下野总统生活轶事

〔美〕詹姆斯·C·克拉克著

冯伟年 王斌华译



黄山书社

凋谢的荣耀

——美国下野总统生活轶事



(京工报委会中组台)

图书馆印刷厂印刷

000,000, 册字 8.8, 册印 82, 2007×1092 1/32, 字数 1,700,000

1800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

ISBN 7-80235-174-0/K·24
黄 山 书 社

责任编辑：吴万平

封面设计：韦君琳

凋谢的荣耀

——美国下野总统生活轶事

冯伟年 王斌华 译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凤翔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5 字数：140,000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

ISBN7-80535-174-0/K·54

定价：2.90元

译者说明

本书原名为Faded Glory—Presidents Out of Power (《凋谢的荣耀——下野后的美国总统》)。作者詹姆斯·C·克拉克是《奥伦多前哨》杂志的副主编，他的有关描写美国政府人物的著作多次获奖，在美国享有较高的声望。

译本是根据原书1985年版翻译的。本书介绍了从华盛顿到卡特共30位美国总统下野后的政治生涯和晚年生活，其中不包括在任期内病逝和遇刺身亡的总统。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不影响原文的完整性，书中个别人物的政治观点尽管值得商榷，我们还是不作删节地译出了，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和批判。全书由冯伟年统稿审校。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曾得到上海翻译出版公司薛金印和江苏农民企业家曾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1989年夏于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里夫去会委员委个一盼率于2001于兰夫除京，非受辞，员要国
成命并始同原期大畏出为一带五组夫津，并事工墨0操球一
束说站大畏世次二深立将斯，辞辞幕而，一源主原试工帝和站
划计讯知并册又议，源。序会委员委一言息深流得丑丑景武议
。源主由会委员委理理自替

序 言

群来蓄用始与自带强只美总国美的议理下，前为半8201
第委组重组斐杰，理且并。前制宪那基并否何草而，辞坐并
意入参与制宪的开国元勋们在一手创设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这
一职务时，丝毫没有想到要为总统离任以后的生活情况而操
心。然而，历届总统下台以后的境况却大相径庭。一些人债
务累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一些人则依仗以前的地位而大
发其财。

有些下野总统力图东山再起，但在遭到惨败后饮恨而亡。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总统却
在离开白宫后交上好运。塔夫脱就任于最高法院，而亚当斯
供职于国会众议院。在任期内仅以一票之差免遭弹劾的安德
鲁·约翰逊对他下台后重又担任国会参议员感到称心如意。

有4位总统企图重返白宫，但只有格罗弗·克利夫兰一
人获得成功。马丁·范布伦、米拉德·菲尔莫尔和西奥多·
罗斯福都试图发动第三党派运动来夺回失去的权力，但均以
失败而告终。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由于总统中道崩殒而继任其
职的副总统约翰·泰勒下野后欲再度竞选，但未能如愿，最
后当选为南部邦联国会议员。

几乎每一位总统对其继承者的政策都百般挑剔。甚至乔
治·华盛顿都批评他的继承人约翰·亚当斯不忠于职守，花
费过多的时间忙于私人事务。一些前总统后来成为政府智囊

441	兰夫咏哀·弗斐琳	八十
441	森里部·阿杰本	八十
451	雷德曼·多奥西	十二
441	目 录	一十二
441	威尔逊·罗嘉玛	二十二
431	李立群·文松斗	三十二
431	荆昆·群加赫	四十二

1001	译者说明	1
131	序言	1
131	一、乔治·华盛顿	1
181	二、约翰·亚当斯	10
1031	三、托马斯·杰斐逊	18
1081	四、詹姆斯·麦迪逊	25
	五、詹姆斯·门罗	31
	六、约翰·昆西·亚当斯	36
	七、安德鲁·杰克逊	48
	八、马丁·范布伦	54
	九、约翰·泰勒	60
	十、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	67
	十一、米拉德·菲尔莫尔	70
	十二、富兰克林·皮尔斯	79
	十三、詹姆斯·卜坎南	84
	十四、安德鲁·约翰逊	90
	十五、尤利塞斯·S·格兰特	95
	十六、拉瑟福德·海斯	105
	十七、切斯特·爱伦·阿瑟	111

十八、格罗弗·克利夫兰	114
十九、本杰明·哈里森	119
二十、西奥多·罗斯福	125
二十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140
二十二、伍德罗·威尔逊	146
二十三、卡尔文·柯立芝	153
二十四、赫伯特·胡佛	158
I 二十五、哈里·杜鲁门	166
I 二十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73
I 二十七、林登·约翰逊	178
101 二十八、理查德·尼克松	184
81 二十九、杰拉尔德·福特	193
22 三十、吉米·卡特	198
16	五
36	六
84	七
12	八
66	九
70	十
77	十一
83	二十
84	三十
90	四十
92	五十
101	六十
111	七十

查尔斯·史密斯在《华盛顿传》中写道：“华盛顿在1796年12月19日，即他连任总统的最后一日，在告别演说中，他宣布他不再寻求连任。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主动放弃总统职位。这一行为开创了美国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先例。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

200多年前，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喜欢美利坚合众国所实施的民主制度。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除非他病逝或被推翻，历来都不肯自动放弃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起草美国宪法的开国元勋们并没有限制总统的任期，于是许多人猜测，乔治·华盛顿可能一直要把总统当到他逝世时为止。然而，华盛顿却说，为了让民主得以生存，国家的权力必须由一个总统传给下一个总统。

华盛顿本打算当完一届总统后就告老还乡，所以他早就开始起早告别演说稿。但是在朋友们的恳求和压力下，他只好连任第二届。他说：“我宁肯进坟墓也不愿意留在总统的岗位上。”第二届总统任期结束时，他无论如何不愿再度连任，从而开创了美国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先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将近一个半世纪。

虽然华盛顿很希望他的副总统、联邦党人约翰·亚当斯能当选为下一届总统，但他对竞选活动却很不热衷。他急切盼望退休，在给他孙子的信中写道：“当我的政治生涯的帷幕将要降下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是怎样匆忙地演完最后一场戏的。”

华盛顿在给他从前的战友亨利·诺克斯将军的信中写

道：“现在我把自已比作一个疲惫不堪的旅行者：经过长途跋涉后，他终于找到了一块歇息地，便卷曲身躯躺在上面喘息。但是我发现，要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和平地离开政治舞台，将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虽然对退休生活的向往使我的心灵得到最大的安慰，而且我决计与世无争，再不参与政治，但是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将要（或许永远）和我的几位挚友分手。”

后来，亚当斯在竞选中获胜。1797年3月4日，共和政体和和平地实现了最高元首的更替。但是即使是在亚当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华盛顿仍然占据着主席台的中央。亚当斯身着珍珠礼服，腰佩宝剑，头戴帽徽，踌躇满志地前来参加就职典礼。华盛顿则穿着一件朴素的黑上衣。群众向华盛顿欢呼致意，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亚当斯在给他妻子的信中抱怨说：“华盛顿好象觉得胜我一筹而感到非常得意。我似乎听到他说：‘哈哈！我顺利地卸了任，你顺利地接了任！让我们看看到底谁是最得意的！’”

事实表明华盛顿在当总统8年间的耗费相当可观。当国会拨款装修他在首都费城的住宅时，他不得不购置许多家具来布置房间。为了维持总统应该具有的生活标准，他只得卖掉数千英亩西部庄园的土地。半个世纪来，他为装饰总统官邸华盛顿添置了不少家具，离任时他决定作价卖给亚当斯。他把每件家具都标了价并一一列在家具清单上。比如一盏有8个子灯的枝形吊灯标价300元，外加吊灯链条10美元。亚当斯经过认真考虑后最后还是拒绝了这笔交易。

华盛顿在把他就任总统期间所积累的一大批财产从首都

费城搬到弗吉尼亚州的弗农山庄时遇到了极大的麻烦。装货清单上详细记载着华盛顿装上船的全部家当。其中包括97个木箱、14个皮箱、一个梳妆台、一套锡制淋浴设备和几百件其他物品。华盛顿抱怨要搬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说：“我一边要招呼鸚鵡，一边还要留心我的狗。对我来说，如果把它们都忘了，我倒还轻松一些。”

他发誓一旦回到弗农山庄后，就不再到20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旅行。他还希望在这里尽情享受在过去40多年戎马和政治生涯中所无法享受到的乐趣。华盛顿退隐弗农山庄的故事被许多人记载下来，传为佳话。

华盛顿一回来，发现庄园房宅已破败不堪，需要全面修缮。于是。他请了十几名工匠来完成此项工程。他写道：“木工、瓦工、漆工和其他工匠已整个儿把我包围起来了……我几乎找不到一个没有叮当响声或油漆气味的房间来会客和独自歇息。”不久他又抱怨工程进度慢、质量差。他说：“我认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人是必不可少的讨厌鬼，因为凡是出了钱还要好言相求而请来干活的工匠，大多不能如期完工。”

华盛顿一回到庄园就很有规律地生活。黎明即起，早餐后，“我骑上马，到庄园各处巡视，一直转到该穿礼服进晚餐时为止。在餐桌上我几乎天天能见到陌生的面孔。正如他们所说，他们是出于对我的敬仰而来。……以上我只讲了我一天所干的事情，可它却是我一年庄园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了排除政治的干扰，华盛顿决定不看所有的日报。他说：“对于我来说，我已经从吵吵嚷嚷的政界退到个人生活的羊肠小道，我愿把政治留给那些职业政治家去搞。我要象

一个好公民应该做的那样，尽可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统治集团的意愿。”

那年他65岁，除了经常得感冒外，一般说来，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他为经管庞大的庄园和监督数百名奴隶而日夜操劳。不论按哪一种标准衡量，他都是美国最有声望的公民，而正是这种声望引来了许许多多拜访者，其中有些人他从未见过。尽管他有时对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表示厌烦，但显然又把外界对他的关心看作一种安慰。他也十分珍惜来访者帮他建立的和外部世界的联系。他曾经把他的家称作“管理有方的旅馆”。

象别的大庄园主一样，华盛顿常常陷入流动资金严重短缺的困境。就任总统期间，靠固定的薪俸和农庄的收入他还能维持所有的开支。但是薪水一断，他身边所剩无几。于是，他每年不得不卖掉一部分西部庄园的土地。1799年9月，他写道：“要是没有我在过去四、五年里靠卖地得来的总数达5万美元的临时性收入的接济，那我将会债台高筑。”

尽管他常常短缺现金，但毕竟还是个富翁。在过去的近50年里，他断断续续购买了大片大片的土地，而这时地产价格又看涨。在立遗嘱时，华盛顿把他的财产确定为488,137美元，其中包括25,212美元股票和34,000英亩土地。他说：“虽然我的地产可能会以一个通融的价格赊销出去，但它过去一直是将来或许还会是一片不毛之地。”

正象一个多世纪后股票投机市场成为全国性的灾难那样，华盛顿那个时代风行的是土地投机交易。华盛顿发现把土地卖给投机商是发财的极好机会。这些投机商把买来的土地分成小块再卖给渴望得到土地的移民。于是，华盛顿着手

推销他的土地，他向任何一个愿意听他演讲的人鼓吹其土地的优越性。当时土地拍卖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很少有人立即以现金购买土地。所以，筹措资金是当务之急。一大批投机商找不到资金来源来支付购地的款项。他们希望以低价吃进，然后又很快以高价抛出，以牟取暴利。

华盛顿说，他卖地所得的款项比“从那些含糊不清的、带有投机性的、甚至无法兑现的股份中所得到的要多得多。那些投机商在毫无资力的情况下与你签约，但是绝大多数都毁约。”

尽管华盛顿处处小心，但还是上了一个投机商的当。他把宾夕法尼亚的几千英亩土地卖给了一个叫詹姆斯·威尔治的不大讲信用的土地贩子。威尔治第一次就没有如期付款，于是华盛顿给他写去一封信，信上说：

“我迫切需要得到你曾正式答应在一月底以前付给我的第一笔款项。……虽然你在欺骗别人时可能会成功，可千万别指望你可以对我使用同样的伎俩而不受任何惩罚。……威尔治先生，我认为，如果不把我最近无意中听到的许多有关你的品行的议论，以及你找各种借口拒不履行契约的一件又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告诉你的话，那将是不公正的。但是这一次我明白地告诉你，我绝不会让你的阴谋得逞。”

当威尔治仍然不付款时，华盛顿决定收回那批土地并且再也没有把它卖出去。

对待其他债务人，华盛顿或寄去催债信，或以法律诉讼相威胁。他常告诉债务人他非常需要用钱。如果欠款没有及时寄来，他就画一幅他将要破产的画寄去。1799年，华盛顿不得不接受亚历山德亚银行1500美元的贷款，这是他生平第

一次借钱。他鄙视“非灾难性事件不向银行借款”的观点。

一个即将离职的总统移交给接班人的不仅仅是总统的职位，他还将移交本届政府的全部问题。没有一个新上任的总统会得到一个完全清白的记录，他的前任的烦恼将和总统职务一起降临在他面前。在华盛顿执政期间，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法国和英国交战后华盛顿偏向于英国。

亚当斯执政后形势越来越坏，美法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亚当斯力促国会授权他招募一支1万人的联邦军队和5万人的地方部队。人民因辩论美法战争的可能性而分成两派。这时，亚当斯意识到他必须号召全民的支持。他写信给华盛顿请求他再次为国效劳。亚当斯写道：“我不能不时常征求你的意见。我们不能不借重你的威名，只要你允许我们这样做。”亚当斯请求华盛顿再次披挂指挥美国军队。

华盛顿在给亚当斯总统的复信中说：“万一由于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敌人真的入侵我国，我决不会把年龄和退休当做借口予以推辞。”亚当斯提名他为中将与全国部队总司令。国会很快批准了这一任命。

虽然华盛顿答应愿意辅佐亚当斯，但他没有料到亚当斯那样快地任命他为部队总司令。他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亚当斯写信给他，对事先没有跟他打招呼就公布任命深表歉意。信中还说：“如果我有权提名你为美国总统，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那样做。”他说他向华盛顿表示他所能表达的一切歉意。

华盛顿在接受任职令时感慨地说：“我退休后常常悠闲地散步。我曾天真地希望在恬静的环境里悄然度过我那心力交瘁的残年。然而在举国为自卫而奋起的时刻，我愿意结束

自己的安逸和宁静。”部队总司令的月薪为250美元。

尽管华盛顿接受了任命，但他对亚当斯内阁所执行的方针和亚当斯本人的能力持极为严肃的保留态度。早些时候华盛顿曾批评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呆的时间太多因而失去了公众的支持。1798年，他写道：“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以焦虑的目光观察美国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我似乎感到这些事件正在急速地变成某种可怕的危机。”

1798年11月5日，华盛顿由1名官佐和4名随从陪同前往费城。在那里，他花了5个星期安排召募新军的事宜。他这次重返故地，生活过得十分愉快。为参加老朋友们为他举行的各种宴会，他特地买了一套入时的制服。但有一位名叫罗伯特·莫里斯的朋友，其遭遇却十分凄惨。这位曾经资助过独立战争的爱国者，在做土地投机生意时弄得倾家荡产，最后因无力还债而被投进债务监牢。然而，华盛顿并没有忘记莫里斯对美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一天晚上，他来到牢房，与莫里斯一起吃了晚饭。

正当华盛顿着手筹建军队时，战争的威胁日趋减弱。法国政府向美国作出愿意让步的姿态。华盛顿趁此机会力促亚当斯采取一切手段避免与法国交战。到1799年亚当斯遇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联邦党人担心在1800年的竞选中亚当斯可能输给他的政敌——托马斯·杰斐逊。

1799年7月，康涅狄格州州长约翰·特朗布尔写信给华盛顿，建议他再度竞选总统。华盛顿却无意出山，他写道：

“我毫不怀疑要我出山是大多数国民的意愿，而且我相信我很可能再度当选。但我一想到别的人比我更能胜任总统这一职务时，我感到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如果我再任总统的

话，那么我的对手会谴责我处事优柔寡断，而且会攻击我老年昏愤，糊涂无能。”

美法战争的危机过去后，华盛顿又回到弗农山庄。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忙于整顿自己的庄园，考虑制订一个完整的规划来轮种各种作物。山庄的土地由于管理不善而变得十分贫瘠，庄稼难以生长。华盛顿制订了一个充分利用每一块土地的详细规划。这个规划准备从1800年开始实施，预计到1803年完成。华盛顿一生中留下的这份最后的文献洋洋洒洒计有三、四万字。规划是在1799年写成的，但是，他未能活到把计划付诸实施的那一天。

1799年12月12日，华盛顿冒着大雪骑马巡视种植园。他的秘书托拜厄斯·利尔在叙述他跨进家门的情景时写道：“我望着他，担心他已淋湿了。他说没有淋湿，有大衣保护。但他的脖子上有点湿，头发上挂着雪花。他没有换衣服就坐下吃饭。晚上，似乎健康如常。”

第二天，华盛顿说嗓子痛，但又拒绝服药。他说：“你知道我从来不吃治感冒的药物，它怎么来，还让它怎么去吧。”

12月14日凌晨，他把夫人唤醒，说他呼吸有点困难。上午，华盛顿派人把平时经常给奴隶看病的一位监工请来。华盛顿要求监工给他放血。这位监工在他的手臂上作了一个切口，让血不住地流出。后来，又请来了两位内科医生。这两个人给华盛顿放了更多的血。这时，他吞咽异常困难，每次服药时，几乎窒息。

这两位医生在治疗方案上各执己见。在意见很难统一的情况下，监工决定在华盛顿越来越虚弱的时候给他放第四次

血。华盛顿转向一位医生说：“大夫，我死起来真难。但是，我不怕死。……我快不行了。”

休息一会后，他又对医生说：“我觉得我不行了。我感谢你们照应我。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替我操心了。让我安安静静地去吧。我活不了多久了。”

天又黑了，华盛顿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几次想说话可都说不出来。最后，他竭尽全力说道：“我马上就不行了。我死了以后，葬礼不要过分；过了3天再下葬。”

然后他又望着医生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医生回答就：“明白。”

他说：“那就好。”

大约半夜时分，华盛顿与世长辞。